

▲张申东 微小说作品

改 名

老街拐角新开一家店，一间门脸，牌匾上有三个字：小吃店。

小吃店总共三十平方米大小的样子，明厨亮灶，南北隔开，里间炒菜做饭，外间贴墙摆放了六七张长方形桌子，二十余把椅子，中间只留可以通过一人的过道。

中午下班，见小吃店门前停着几辆电动车，凑热闹似的，我走进了小吃店。找个位子坐下，抬头瞅墙上的菜单。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左手拿着点菜的小夹板，右手拿着一支圆珠笔。夹板上的一排多长的线绳。中午时间紧，我点了半斤蒜薹鸡蛋焖饼，一碗鸡蛋汤。小伙子在夹板上边的纸上划拉几笔撕下来，走过去放到递饭口的窗台上。

整个点餐过程就这么简单。“您好，请坐，您想吃点儿啥？好的，您稍等。”我所期望听到的这些招呼，自始至终，小伙子一句也没说。难道这小伙子是个聋哑人？我纳闷。

不大工夫，小伙子端来一盘饺子，又拿来一个小碟子，还从纸筒里抽出一双筷子递给我，他用眼神告诉我——那白瓷壶里有醋，自己倒。“唉，我……”我

想问，我点的是焖饼、鸡蛋汤，咋上了一盘饺子呢？会不会是上错了？我转过头看了一下，旁边几位顾客都在吃饺子。哎，管他呢，焖饼和饺子都能充饥，再说饺子总比焖饼贵吧。即使错了，也不能怪我。结账时，我还是思量了一下，付了饺子钱。

第二天，我又去了小吃店。昨天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吃得挺好，今天来份猪肉大葱馅的尝尝。昨天的点餐过程，我俩无声无息地又重复了一遍。“你好，吃啥？”“您慢走，再来。”我所期望听到的这些招呼，直到离开小吃店，小伙子还是一句也没说。走出小吃店，我确信小伙子就是一个聋哑人。老板咋找一个聋哑人当服务员呢？

第三天，我鬼使神差地又走进小吃店。“捞面，茄子肉丁捞面。”我对小伙子说。我手里的几瓣蒜还没剥完，小伙子又端上来一盘饺子。我声音顿时抬高八度，近乎埋怨道：“咋又是饺子啊？！”我伸手招呼小伙子过来，问：“我点的捞面，咋上的饺子啊？”小伙子不解释，只一脸歉意地笑笑。我心想：他是聋哑人，又怎么能开口解释呢？明天说啥我也不来了，啥小吃店啊，干脆改名饺子馆算了。那

一刻，我觉得自己反倒有些矫情了。

几天后，我下班经过小吃店时已经很晚了，但还是禁不住往小吃店里瞅了一眼。老板正准备打烊，看见我，伸手招呼我。我进店，老板问：“咋才回来？”我说：“加班。”老板问：“吃饭没有？”我说：“没呢。”老板站起来说：“别走，我弄点儿吃的。”想到饺子，我胃里一阵上涌。老板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今天不让你吃饺子，咱俩喝点儿。”一袋烟的工夫，老板弄了两样小菜，还拿出来几瓶啤酒。我憋着一肚子的问题想问个明白，刚想张嘴，老板示意我先吃菜、喝酒。

一瓶啤酒下肚，老板开始给我讲：小伙子曾经是一名军人，两年前出差偶遇老班长。多年不见，小伙子一定要请老班长吃饭。他们走进街边的饺子馆，就在饺子端上来的一刹那，“轰”的一声巨响，饺子馆附近爆炸起火，楼内冒出浓浓的黑烟。小伙子 and 老班长迅速加入救火的队伍。

听到楼内传出孩子的哭声，老班长箭一般冲了进去。火灾中，老班长身上大面积烧伤。小伙子心急如焚，跟着担架边跑边喊：“老班长，挺住，我还要请你吃饺子呢。”不幸的是，老班长没抢救

过来，牺牲了。小伙子陷入深深的自责，他觉得：要不是自己非要请老班长去吃饺子，也许就不会……

小伙子一时难以从悲痛中走出来，变成了“聋哑人”。也就是在那次救火中，小伙子腿部落下残疾。说到这，老板已经泣不成声，哽咽着说：“那次火灾，老班长救出的那个孩子是我侄子。”

走出小吃店，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拿着老板送给我的旧报纸，报纸上报道了那次火灾，还附了图片。看着看着，我的眼睛突然亮了，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第二天我走进广告社，指着报纸上的图片，问：“做一个这样的牌匾多少钱？”广告社经理问：“啥要求？”我说：“样式要做得与原牌匾一模一样，再加上‘老班长’三个字。”

半个月后，新牌匾挂上的那一刻，小伙子高兴得手舞足蹈，眼里噙着泪水。小伙子已一年多没开口说话了。那天，他抬头瞅着牌匾，竟一字一顿地念出来：“老——班——长——饺——子——馆。”中午，我们五个人，桌上六盘饺子、六双筷子、六个酒盅。我把第一盅酒倒在地上，那是敬给老班长的。

春花绽放

杨红兵

料峭的春风里
阳光用温柔的手
轻抚大地
柔软的触感将春花依次唤醒

那第一朵杏花
像豆蔻年华的少女
从枝头悄悄露出红润的面颊
带着对世界的好奇
怯生生地张望

紧接着
桃花、梨花、海棠花……
像一群盛装出席的舞者
在春的舞台上
婀娜多姿闪亮登场
用灿烂的笑靥
点燃蛰伏了一个冬天的
澎湃的激情

春的气息在花香中渐浓
夹杂在孩童的笑声中愈传愈远
鸟儿们也不甘寂寞
把春的花瓣衔起
飞进淅淅沥沥的春雨
酿一壶醉人的女儿红

雨中的蔷薇

张艺馨

幽静的花园一隅
一丛蔷薇，静静绽放
似粉红的梦，在雨中摇曳
起舞

雨滴似晶莹的泪
滑过她娇嫩的脸庞
花瓣轻轻战栗
似在低诉，又似在轻吟

她的芬芳，为雨水晕染
在湿润的空气中弥散
那一抹绚丽的色彩
照亮了这黯淡的时光

纵然风狂雨猛
她的身姿依然坚挺
坚守那一份美丽
书写自己的诗行

雨滴打着节奏
和着蔷薇的心跳
在这无人的春天
孤独又绚烂地盛放

多彩猫

付 令

十年前，公司初创。郊外的山丘下，一排L型的活动板房便是我们的办公区。办公区后面的坡上点缀着民居。

某天，一位不速之客——大狸花猫，穿梭于各个办公室之间。它行动不羁，甚至翻箱倒柜，上演寻找小鱼干的“探险”戏；它自来熟，仿佛天生就懂得如何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很快，它赢得了“一哥”的昵称。

一天下班，夕阳的余晖洒满铁楼梯，“一哥”竟悄无声息地踏进了我在二楼的办公室。它悠然自得地躺在沙发上，四仰八叉，惬意、自在，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它。我以酸奶款待，它心满意足离去。

屋后的草地上，时常能见到“一哥”慵懒的身影，那双桀骜不驯的眼眸，从不轻易正视人间的纷扰。过了一段时间，“一哥”和大家都熟络起来。

也许是大家的善意被猫咪们口耳相传，更多的猫来到这里。

一只灰猫，带着三只颜色由深

至浅渐变的小奶猫，悄然入驻了楼下某个角落，它们被戏称为“没墨了”系列。紧接着，大橘猫到来，它时常在车底游走，见到人还很凶，仿佛它才是这里的主宰。还有一只纯黑色的“猫霸”，堪称“一哥”二号，也时常游走于各个房间。不久，周边农户抱怨，说家里的猫都不落屋了。随后，黄猫、灰猫和“崽崽”“猫霸”不见了踪影。

两年后，公司大楼拔地而起，大家满怀憧憬地搬进了新家。而“一哥”却还留守在板房，开始在垃圾箱中寻觅食物。这深深触动了李小胖，于是，他爱心大发，收养了它。“一哥”也算是有了好的归宿。

我们忙碌着，那份曾经被猫咪们点缀的多彩生活，似乎已随风而去。

八年后的今天，一楼大厅的门口，一只两个月大的三花猫悄然出现。清晨，它在羊蹄甲树上磨爪子，那认真的模样，仿佛在举办一场无声的欢迎仪式；傍晚，它在门口蹭来蹭去，以它的方式陪伴大家。英姿飒爽的女安全员用玉米肠欢迎这位新朋友，它也毫不怯生，反而以一种近乎顽皮的姿态，融入了大家的生活。

几年时光，大家都老了。这只三花猫，用它的出现，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那份对纯真与美好的渴望——青春似乎还在那里。

一片绿叶

向永号

万千绿叶，只此安好。

在清溪村，我心仪每一片绿叶。

火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走进清溪村，我们不是灼热难耐，而是感觉有清幽、凉爽的气息扑面而来。

整洁的小路，葳蕤的草木，荷叶的清香……一条条、一株株、一缕缕，展现出各自的风韵与热情。

我惊讶于清溪村的绿。

三平方公里的范围，处处浓阴匝地。桃树、梨树、桂花树，还有石楠、翠竹，向阳舒展腰肢。

千姿百态的绿叶，随风摇曳。博大的绿荫，掩映着一栋栋新楼。

“来清溪，读书去”。清溪书屋是清溪村的一张名片，目前为止，建有近三十家书屋，均以出版社或作家的名字命名。

书屋建设讲究个性特色，典雅大方，蕴含时代气息。步步皆景，妙趣横生。我们分别参观了著名作家王蒙、王跃文、曹文轩、刘慈欣的清溪书屋。

书屋里散发出浓浓的书香，仿佛能闻到智慧的味道。蓊郁、葱茏的树木，在书屋周边默默地守护，片片绿叶亲密相依，呓语绵绵，温馨、祥和，似乎也被书香陶醉了。

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故乡。那里，山山水水，向阳而生；花草树木，青翠、灵秀，浸润在浓厚的文气中，芬芳扑鼻。

怀着敬仰的心情，我们去瞻仰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居。

远远的，一座平缓的青山映入眼帘，一栋古朴的木屋依山而居。木屋的前方

有小桥，有流水，有花草。

走进故居，清幽的池塘里荷叶田田，不蔓不枝。精灵一样的蜻蜓、蝴蝶，在阳光里、荷叶上飞来飞去，一下子跳进了我的视野。

周立波故居依山傍水，庄重、和谐。庭院素雅，错落有致，室内布置简约，古色古香，是纯粹的清幽养心居所。

故居内有两棵高大的水杉，雄壮帅气，笔直挺立。树干粗犷，成熟老到。枝叶稀疏，清爽柔情。满树针叶，得文气熏染，在阳光下闪出绿光点点。“水杉直耸向云端，气势轩昂非等闲”，古诗的写照恰如其分。

故居外的草坪上，有一棵桂花树，远望去仿佛点缀着灿烂的天空，显得格外宁静美好。我移步至桂花树下，桂花树上的每一片叶子质朴无华，光滑细腻，不染一尘，透出淡淡的清香。经年沐浴氤氲的文气，美得天然、轻盈、雅致、隽永。“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俊美的诗句，桂花的绝唱，自然地从我脑海里流出。

时光流逝，斯人远去。人们追忆著名作家周立波。他留下的为人民而写的文学精髓流芳百世。他故居的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闪耀着文字的光芒。

走进清溪村，在文学之光的照耀下行走，思考；思考，前行……

火辣的太阳隐身而去。山清水秀、文化名村、周立波、清溪……在心心念念中载入归途。

蓦然回眸，恍然觉得自己是那里的一片绿叶，一朵浪花！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争做文明守法营口人